

# 第一章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問題背景

當前的教育改革，係以建立終生學習社會為目標，回流教育制度的推行，更是教改的主要方向之一；在隨著終身教育的思潮下，藉由回流教育體系的建立，將招生策略與制度作一個彈性的改變，對有心進修的成人來說，提供了比以往更寬廣的學習管道，而婦女學生在這股回流學習的熱潮當中，自然是不可忽視的一群。

在職進修之門廣受歡迎，各類的在職進修教育中，幾乎是女性較多，只有碩士在職專班例外，男多於女，教育部統計處所列的九十一學年度大專院校碩士在職專班人數顯示，男性為 18349 人，女性為 9457 人，除女性人數較少外，各校的招生雖並無任何性別限制，但無形之中女性受教權往往會有被忽視的地方，傳統的性別角色價值觀，或是在職場上兩性不同的心態，都可能是背後的原因；有些主張兩性平權教育者，就提出較高階的在職進修教育是否反而加大了男女受教不均的問題。就學習方面來看，我們的教育體制通常是由男性設計下的產物，就女性在整個環境下特殊的自我發展及學習經驗而言，是不同於男性的，在一些成人教育的研究中，很多以變遷社會中學習者的生命脈絡為研究場域。Farnes (1996) 曾以生命週期 (life course) 來分析個人終生學習的歷程，他以個案研究法檢視學習者生命脈絡與學習生涯全貌，因生命歷史 (life history) 的豐富內容，了解成人學習者在某一生命階段的學習過程及對生活的顯著影響。參與回流進修的婦女學生，閔秀芳 (2002) 發現，這樣參與教育的歷程，是「自我賦權」的過程，但她們通常除了學生的角色之外，還兼負許多其他的角色任務，而在女性的生命脈絡裏，家庭角色常是生命中最重要任務，而家庭中母職角色又是女性最

不易放棄或改變的任務（Hare-Mustin & Broderick, 1978）。Ospisow（1987）指出婦女生涯發展的最大的困難在於婚姻與為人母的準備。女性常會以婚姻或親職的基礎來定義自己，很多研究也發現婚姻常是女性一生的轉捩點。對已婚的婦女學生來說，她們除了學生的角色外，還必須負擔起家庭和工作上的角色責任，甚至對於有孩子的婦女學生來說，母職的角色更是她們沉重的負擔，Betz & Fitzgerald（1987）也指出母職會減少專業女性的生涯成功機會。

因應時代的需求，婦女面臨工作、家庭、母職的同時，教育對於婦女而言，是一個充實新觀念、新知識與新技能契機。當已婚婦女作為一個在職進修學生時，是人生重要的關鍵時期之一，不但會對個人的生活與自我認同做重新的調整，對此時機的處境與態度也有可能使女性自我產生自我能力的成長或停滯，將進修學習作為女性的生活轉折，有時是婦女生活過程上的一個阻礙，但若能有有意義的學習也許是促使女性成長的另一個轉機。因此有必要在女性面臨工作、學生、配偶、父母、子女及朋友等多重角色的同時，在社會情境脈絡的檢視之下，將已婚婦女學生學習認知模式重新定義與建構，使其在增長自我能力同時，能進一步促使女性個人權力感的出現，如此不但可以作為已婚在職進修婦女調適學習生涯的參考，並對於有關重回學校婦女支持性措施上，也可以提供不同的角度觀點來思考。

##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 (一) 研究者個人的學習經驗

在終身學習的時代趨勢下，基於個人興趣與自我實現的追求，在畢業工作六年年後，報考研究所，重拾學生生活，但發現現在的我與以前的單純學生生活大不同，現在的我不但是學生，還是媽媽、太太、媳婦等多重角色，「我」不再只是我一個人的，時間切割成片段而零碎，在與周遭人之間（包括自己的母親、丈夫、公婆、與一大堆不相關的人）的互動中，常常給予我很多反思與質疑。身為一個母親，母親的職責使我開始猶豫、內疚，甚至有強烈的罪惡感；我發現我有一堆的想要：想要一鼓作氣把功課完成、想多點時間安安靜靜的念書、想要做個稱職的好母親、想好好陪陪我的小孩……但自己的「想要」與「模範」母親的角色規範常有拉拒、衝突之處，在家庭中要扮演母親、妻子的角色；在學校又要扮演學生的角色，兩方面的角色都有期待與要求，要同時履行這兩方面的角色難免會有衝突發生。我常會問自己：妳到底要過怎樣的生活？為什麼當自己上課念書時，又常會有對小孩的罪惡感，我好像不是一個稱職的媽媽；帶小孩的同時，想到功課就會焦慮，就這樣焦慮感與罪惡感有了交互作用，會開始思考這樣的一個進修過程，對一個處在很多位置的現代女性來說，到底具有何種意義？為的是自我實現的理想，但我這樣的進修學習，是否真的是更有效率與意義；在婦女重返學校學習的同時，若將婦女的學習經驗與歷程作一問題的探究與認知會是非常有意義的，甚至可以說是對研究者本身來說是自我的一番生命洗禮。相信在對於有關成人教育中的親職與婦女教育領域中，也會有一問題的省思。

## (二) 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啟發

女性主義教育學強調將女性生活經驗的價值與理論觀點相結合，試圖打破傳統忽視女性私領域經驗的社會主流意識；在傳統以男性為主體的學習情境中，要如何教育女性增進學習效益，提昇自我能力，從社會文化脈絡下將女性的所有知識作連結，進而促使女性個人權力感的出現，是女性主義教育學所關心的課題。

在終生學習的社會中，會有越來越多的成人學生再回到學校攻讀學位，婦女學習是成人教育中的一項重要趨勢，重回學校的婦女要如何擁有婚姻家庭與事業自我，是當今婦女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若將女性主義教育學的觀念導入進修學習領域，相信藉由對已婚婦女的學生學習歷程經驗的重新定義與建構，將女性的學習生活經驗與認知模式作一檢視，不但可以對目前在職進修婦女或計劃未來想要繼續進修學習的婦女作一參考，並提供婦女繼續教育中有關重回學校婦女支持性措施，有不同觀點的參考，成人教育者更可藉由主要的關切與進路延伸至兩性平權教育之中，激發所有女性學習者的生命力量，開展更多元的學習空間。

## 二、研究目的

依上述背景及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是：

- (一) 探討已婚婦女學生對在職碩士進修教育的認知。
- (二) 探討已婚婦女學生在碩士進修歷程中，學習反思與掌控課程知識、教師教學和同儕間學習的情形。
- (三) 分析比較已婚婦女學生在多重位置間的學習助力與阻力，及其自我掌控情形。
- (四) 建議如何改善在職進修教育，以提昇婦女學生自我反思能力和學習成效。